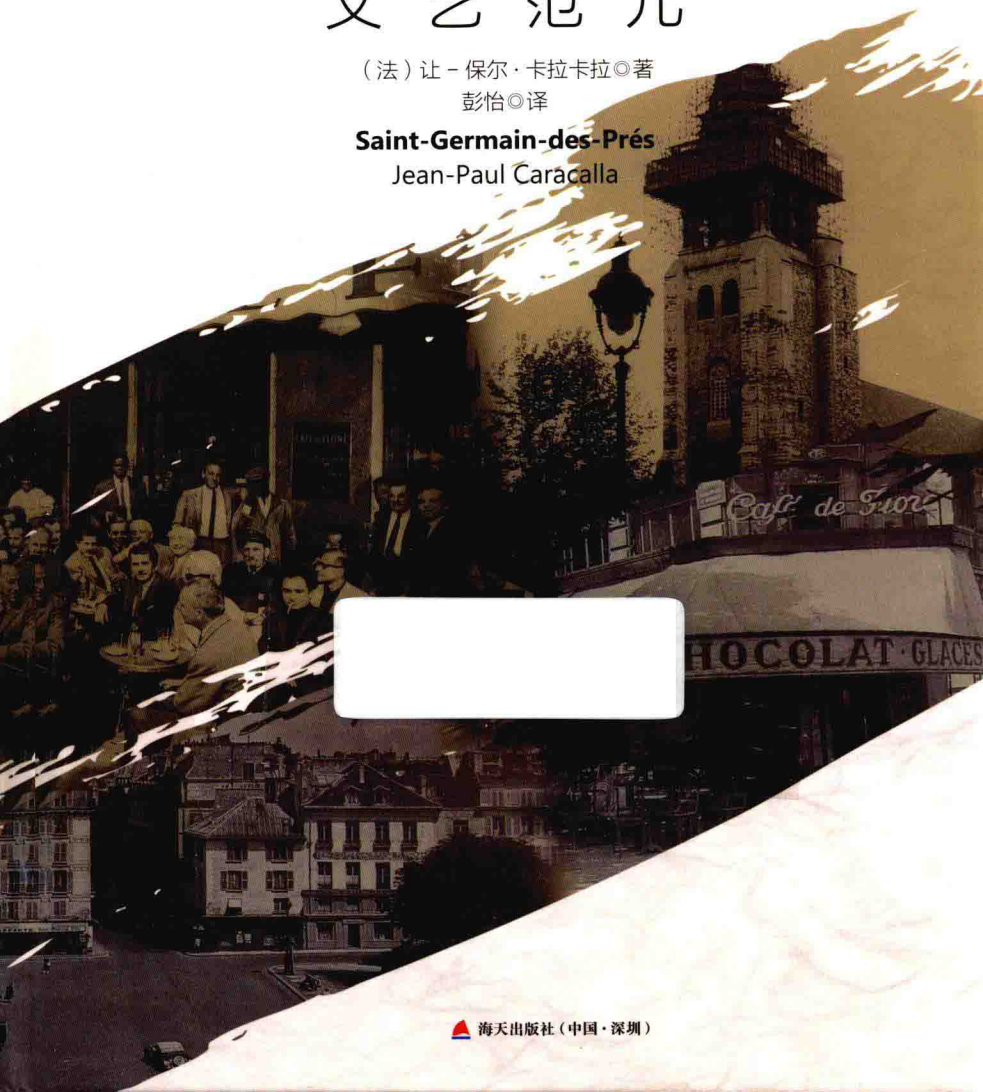


· 左岸译丛 ·

圣日耳曼德普雷 的 文艺范儿

(法) 让-保尔·卡拉卡拉◎著
彭怡◎译

Saint-Germain-des-Prés
Jean-Paul Caracalla



海天出版社 (中国·深圳)

· 左岸译丛 ·

圣日耳曼德普雷 的 文艺范儿

(法) 让-保尔·卡拉卡拉◎著
彭怡◎译

Saint-Germain-des-Prés

Jean Paul Caracalla

 海天出版社 (中国·深圳)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圣日耳曼德普雷的文艺范儿 / (法) 卡拉卡拉著; 彭怡译.
— 深圳: 海天出版社, 2016.1

(左岸译丛)

ISBN 978-7-5507-1350-5

I. ①圣… II. ①卡… ②彭… III. ①文化史—法国
IV. ①K565.0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081565号

版权登记号 图字19-2013-170

Jean-Paul Caracalla

Saint-Germain-des-Prés

Éditions de La Table Ronde, 2007.

圣日耳曼德普雷的文艺范儿

SHENGRIERMANDEPULEI DE WENYIFANER

出品人 聂雄前

责任编辑 胡小跃

责任校对 方琅

责任技编 蔡梅琴

装帧设计 龙墨文化

0755-83461000

出版发行 海天出版社

地址 深圳市彩田南路海天综合大厦 (518033)

网址 www.htph.com.cn

订购电话 0755-83460202(批发) 83460293(邮购)

设计制作 深圳市龙墨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电话: 0755-83461000)

印刷 深圳市新联美术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787mm × 1092mm 1/32

印张 7.375

字数 100千

版次 2016年1月第1版

印次 2016年1月第1次

定价 32.00元

海天版图书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海天版图书凡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作 / 者 / 介 / 绍 /

让-保尔·卡拉卡拉 (Jean-Paul Caracalla 1921-)，法国作家、出版家，“双叟”奖评委会秘书长，德诺埃尔出版社审读委员会成员。1951 年主持《旅行杂志》，发表桑德拉尔、保尔·莫朗、米歇尔·德翁等人的作品；1976 年成为卧铺车厢公司新闻部主任，主要作品有《蒙帕纳斯的流亡者》《国王与总统的列车》《拉开帷幕——巴黎私人剧院史》等。1985 年，其《东方快车：一个世纪的铁路历险记》获法兰西文学院文学奖。



如果你去那个区逛过一次，你就会想在那里度过一生。

—— 雷奥·拉吉埃



序

米歇尔·德翁（法兰西学院院士）

让-保尔·卡拉卡拉在巴黎的许多地方都逛过，尤其是在蒙帕纳斯和蒙马尔特，记录了那里比他出生还早得多的许多旧事。这再次证明，历史，不管是大历史还是小历史，从来不只是由没有经历过那段历史的历史学家所记述的。这个住在17区的人在塞纳河右岸度过了大半生，他是阿卡迪路一个豪华办公室里的皇帝，被秘书们敬奉如神，策划和出版着一本旅行杂志^①。这本杂志以其豪华的装帧印刷和遍布世界、到处游逛的作者，带领大家去周游天下。准确地说吧：尽管他的大部分时间是在派特约记者去核实中

蒙帕纳斯是巴黎一个繁华的商业区和文化区，位于塞纳河左岸；蒙马尔特是巴黎18区的一个高地，在塞纳河的右岸，那里有许多著名的旅游景点，如白色圆顶的圣心堂、圣皮埃尔教堂、红磨坊等。许多艺术家如达利、凡·高、毕加索等都曾住在这个区域，进行创作活动并出售和展示自己的作品。

^① 本书作者为某旅游杂志主编，办公室设在阿卡迪路，故有此说。

蒙古褶，也称内眦赘皮或内眦皱襞，在眼的内角处，由上眼睑微微下伸，遮掩泪阜而呈一小小皮褶。常见于东亚和东南亚民族、南非的科伊桑人和马达加斯加原住民等。

国人的眼睛是否真有蒙古褶，巴西女人的乳房是否真的那么大，但他也还是常常冒险跨过塞纳河^①，有时是借道十分坚固的桥梁，有时是坐游船甚至走秘密通道。衣冠楚楚的人有时想堕落，“堕落”这个词用在双叟咖啡馆的这个常客身上也许有点太重了，但他打破了高尚街区里的人的矜持（在那里有他的第二办公室）。

多好的观察点啊！甚至在2000年之后的好几年还是如此，尽管许多座位已被游客侵占！在一个人们往往睡得很早、早上五六点就得把马路让给市政府洒水车的街区，一直有家室的让-保尔·卡拉卡拉已经大大减少对它的观看，如果看也是伤感地忆旧。在这本书中，我们可以清楚地感觉到《旅行杂志》负责人对圣日耳曼德普雷的留恋。虽然富有传奇色彩（短命）的塔布俱乐部不再在半夜里响起小号声，可他活灵活现地讲述了第一家地窖夜总会的喧闹，以及因战争而失去5年

① 阿卡迪路在塞纳河右岸，双叟咖啡馆在左岸，所以要跨过塞纳河。

之后重获对爵士乐和威士忌的狂迷！

圣日耳曼德普雷虽然离大海很远，但这里有海浪，有时尚。在常客们相聚的欢喜与激动之中，咖啡馆、饭店和夜总会开门了。几只“领头羊”作出决定，整条马路，一个中心广场就像变魔术般突然热闹起来。或者关门，没有眼泪，没有理由，主持人把自己当做一个喝酒喝得倾家荡产的客人，这是常有的事。小酒馆的表演吸引了全巴黎的名人，但表演不更新，小酒馆关门了。由于格诺·雅克兄弟、罗西·瓦尔特和尼科·帕帕塔基导演的戏而红火的“红玫瑰”就是这样的情况。点蜡烛吧！在圣日耳曼德普雷，人们消耗了成吨的蜡烛。

活着就要好好享乐快快享受，这是一条法则，有人因此悔恨，也有人因此破产。有些名字让人回想起美好的时光，那些人其实比人们以为的要纯洁得多。卡拉卡拉列举了很多人的名字，但并未穷尽，甚至还忘了一些。当然，有天才的鲍里斯·维昂、漂亮的格蕾科、娇弱的阿妮·卡扎莉丝，还有阿努克·埃美。他忘了阿纳贝尔，她失去了当拉罗什福柯公爵夫人的机会后，成了贝纳尔·布费夫人。我要是让-保尔·卡拉卡拉，绝不会忘记那些伟大的主持人、晚会王子：让-克洛德·梅尔勒（圣日耳曼俱乐部）、公主路的让·卡斯泰尔。不过，没关系，将来还会有机会。历史会不断地讲给未来的男女青年听。让-保尔·卡拉卡拉这本如此迷人的书是想大家回忆过去，寻找先辈的狂欢庆典。让我们期待吧！



目录

序	001
右岸，左岸	001
修道院旁的村庄	011
一个新区的诞生	027
处处都是咖啡馆	043
迎接20世纪的文学晚宴	059
莎士比亚书店	075
20年代的桂冠获得者	087
第一批文学奖	099
德占时期的钟楼	109
相约在圣日耳曼德普雷	121
文学和艺术的乐园	139
从“绿酒吧”到“塔布”	169
跳爵士舞的穴居者	197
文学的圣殿	209



右岸， 左岸



20世纪初巴黎的街道



左岸的露天咖啡座

塞纳河是两个世界的天然边界。它的右岸，是消遣、商业、奢华、新闻和演艺的巴黎；左岸则是思想、出版、大学、古董、书店的巴黎。一个慌慌张张、急不可待、躁动不安；另一个适合人们在咖啡座、书店和画廊里穿梭，或让人忍不住去塞纳河边的旧书店搜索一番。

如果说右岸一直处于变化当中，让离开几个星期回巴黎的人都会不知所措，左岸的参照点却永远不变、一直不动，让人们可以沿着历史和文学的路线散步。

几年来，左岸已被隶属于右岸商号的一些服装店、饰品店和卖小摆设的商店所入侵。这些商店吹嘘自己在左岸有分店，就像别人吹嘘在伦敦、纽约或东京有子公司一样。尽管有这种庸俗化现象，但塞纳河的这边仍有一种不同的生活艺术，居民身上有一种习惯的友善和让人愉快的热情。

如果说，圣日耳曼大道失去了其贵族身份，圣父路失去了它的宁静，圣日耳曼市场也没有了以往的热闹，闲人们仍可以在比西路和塞纳路逛逛路边的货摊，看看雅克-卡洛路的永久画展，走走狭窄的维斯孔蒂路，让·拉

辛^①在那条小巷里住过，巴尔扎克也在那里开过印刷坊。然后，可以在欧仁·德拉克卢瓦画室前面的芙丝汀宝广场的四



1937年前后的芙丝汀宝广场

① 让·拉辛（1639~1699），法国剧作家，与高乃依和莫里哀合称17世纪最伟大的三位法国剧作家，代表作有《费德尔》等。



1893年的雅可布路28号

棵大梧桐树的浓荫下，坐在长凳上休息休息。

这里，伟人的名字刻在大理石板上，镶嵌在建筑物的外墙。散步的时候有许多著名的参照物：伏尔泰在塞纳河边接待巴黎的上流社会人士，小蒂博在这家旅店成了阿纳托尔·法朗士，波德莱尔就是在这里写《恶之花》的，阿尔封斯·都德死在这条马路上，欧内斯特·勒南曾租住过这栋房子，夏多布里

阿纳托尔·法朗士
(1844 ~ 1924) 法国作家、文学评论家、社会活动家。本名蒂博·弗朗索瓦，生于巴黎一书商家庭。“法朗士”是他父亲弗朗索瓦的缩写，又因他爱祖国法兰西，故以祖国的名字作为自己的笔名。



都德在其位于奥德翁路的家中

昂租的是另一座屋子。安格尔先生^①曾在这里工作，保尔·魏尔伦曾在那家咖啡馆的露台上喝苦艾酒。

塞纳河这边的空气闻起来都有文学的味道，闻得到对书籍和对作家的热爱。这样说一点都不夸张。

当城市规划师想让建筑物排列得更整齐，计划拆掉过去某些漂亮的房屋，历史将在钢筋水泥中消失时，热爱那个地方的人会诅咒这些破坏圣地的工程，他们觉得那些地方应该是永远不变的。

圣多米尼克路、圣纪尧姆路、大学路、格雷内尔路、瓦莱纳路，18世纪初所修建的那些私人公寓，现在大部分都成了部委、使馆和行政机关所在地。它们的外墙往往都有一个三角楣，有栏杆，有支撑着阳台的雕花托座；铺石院子和花园四周是已被改成车库的马厩。

当沉重的大门打开，公车进出时，那些可被瞥见的旧建筑，能让人联想起边缘模糊的圣日耳曼贵族区奢华的外省生活。圣日耳曼大街的开通加速了它的衰亡。

隐居在圣伯努瓦路的作家兼诗人雷奥·拉吉埃经常去圣日耳曼德普雷散步，对那里赞叹不已：“如果你去那个区逛过一次，你就会想在那里度过一生。”1938年，他在《圣日耳曼

① 让-奥古斯特·多米尼克·安格尔（1780~1867）法国著名画家，法国新古典主义旗手。